

[美] 赖利·塞杰 (Riley Sager) 著

刘丽洁 译

幸存女孩

Final Girls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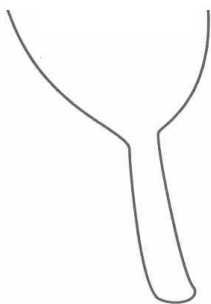
CS-BOOKY



幸存女孩

Final Girls

[美] 赖利·塞杰 (Riley Sager) —— 著 刘丽洁 ——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存女孩 / (美) 赖利·塞杰 (Riley Sager) 著; 刘丽洁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书名原文: Final girls

ISBN 978-7-5404-8472-9

I. ①幸… II. ①赖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3094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7-250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FINAL GIRLS © 2017 by Todd Ritter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uhn Projects LLC through The Artemis Agency.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外国文学

XINGCUN NÜHAI

幸存女孩

著 者: [美] 赖利·塞杰 (Riley Sager)

译 者: 刘丽洁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 刘宁远

特约编辑: 蔡文婷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营销支持: 李 群 张锦涵 姚长杰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封面设计: 殷 舍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320 千字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472-9

定 价: 49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

本书故事纯属虚构。

书中出现的人名、角色、地名和事件均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，

如与现实中的人物（在世或不在世）、

商业机构、事件或地名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
致迈克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

松林小屋的印记

001

“幸存下来是一种荣耀，”她曾经对我说过，“也是一种恩赐。因为我们经历过，并且活了下来，我们有能力给其他经受痛苦的人带去一些鼓励。”

第二部

熟悉的陌生人

087

只要违背过一次诺言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她会把一切都当作一个笑话般甩得一千二净。

第三部

噩梦延续

189

“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谎，昆西。一次都没有。”

“可是，你并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我，”我说道，“我只是想了解真相而已。”

第四部

最后的女孩

293

我看见刀在他手中举起，我看见他模糊的眼镜，镜片后面，他那双大睁着的迷惑不解的眼睛里充满恐惧。对我的恐惧。

第一部

松林小屋的印记

“幸存下来是一种荣耀，”她曾经对我说过，“也是一种恩赐。因为我们经历过，并且活了下来，我们有能力给其他经受痛苦的人带去一些鼓励。”

松林小屋

凌晨一点

这是一片长着爪牙的森林。

昆西尖叫着穿过树林，她被那些尖锐的岩石、荆棘和树枝刮得生疼。但她并没有停下脚步。即便碎石子刺进她光着的脚底板，即便细细的树枝像鞭子般抽到她脸上留下一道血痕，她也没有停下来。

绝对不能停，停下就意味着死亡。于是她继续奔跑，虽然脚踩到的都是荆棘，那些刺深深扎进肉里。不过，在昆西强烈的求生意志面前，那些荆棘也只能颤抖着让开路来。就算被刺扎疼，她也感觉不到，因为她的身体承受着比这严重无数倍的疼痛。

她这样狂奔是出于本能。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着她，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往前跑，她甚至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跑。她记不起十五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，甚至连十分钟、五分钟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在森林里飞奔，这段记忆一定生死攸关。她只能确定，如果不跑，自己就会丧命在这片森林当中。于是，她继续往前跑，尖叫着，努力不去想死亡

的事情。远处出现一道白光，在苍翠的地平线处若隐若现。

是车灯。

难道快到公路上了？昆西希望如此。她的方向感也跟记忆一样丧失不见了。

她加快脚步，提高喊声，朝着车灯的方向跑去。

又一根树枝抽打到她脸上。这根树枝有擀面杖粗细，抽在脸上比第一根要疼得多，差点让她晕厥过去。就在疼痛传导到大脑的那一瞬间，她模糊的视线里忽然闪过一道蓝光。它们变得越来越清晰，她看见汽车大灯前面站着一个人影。

一个男人。

他。

不，不是他。

是别人。

安全了。

昆西快速平复自己的情绪，伸出血迹斑斑的双臂，仿佛这样就能把这个陌生人拉得更近。这个动作让她肩部的疼痛变得异常剧烈。剧痛虽然没有让她恢复记忆，却让她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。

其他人都死了。

她是最后唯一的幸存者。



第一章

杰夫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手上全是糖霜。虽然尽了最大努力，我还是让那些法式奶油沾到了手指上，还弄到了手指之间的绷带上面，像糍糊一样黏糊糊的。我的双手只剩一根小拇指没有受伤，我都是用它来按下手机的免提键。

“卡彭特 & 理查德私家侦探社，”我模仿着黑色电影里秘书那种气声很重的发音说道，“您要接通哪个电话？”杰夫顺着我的发问往下演，他用介于罗伯特·米彻姆¹和达纳·安德鲁斯²之间硬汉式的腔调说道：“请连线卡彭特小姐，我需要马上跟她通话。”

“卡彭特小姐正在忙一个很重要的案子。需要我留言给她吗？”

“需要，”杰夫说道，“告诉她，我从芝加哥飞过来的航班延误了。”

我的脸沉了下来：“哦，杰夫，真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抱歉，从刮大风的城市飞出来实在太危险了。”

1. 罗伯特·米彻姆（Robert Mitchum），美国男演员，以主演黑色电影著称。1999年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男演员第23名。

2. 达纳·安德鲁斯（Dana Andrews），美国电影演员，有一定歌唱基础。

“延误多长时间？”

“那可说不好，短则两小时，长则要到下周了吧，”杰夫说道，“我倒希望它多延误几天，正好让我躲开刚开始的烘焙季。”

“你不会那么走运的，朋友。”

“顺口问一句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”
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：“一团糟。”

烘焙季是杰夫对十月上旬到十二月末那段时间的特称，接连不断的假期里总是充斥着让人腻歪的甜点，他每次提起这事，都会一副很丧气的样子，抬起手把手指舞动得像蜘蛛腿一样。

讽刺的是，让我双手沾满糖霜的，恰恰是一只蜘蛛。这只蜘蛛由纯黑巧克力糖霜制成，它的腹部紧贴着一个纸杯蛋糕的边缘，黑色的蜘蛛腿从蛋糕顶部一直耷拉到蛋糕底部。我做完这些蛋糕以后，会把这些蛋糕摆好，拍照，上传到我的网站的万圣节烘焙创意专区上去。今年的主题是“美食的复仇”。

“机场情况如何？”我问道。

“拥挤不堪。不过，我想我还是能活着挤到航站楼的酒吧去。”

“如果延误情况加重，记得给我打电话，”我说道，“我会披星戴月地赶过来的。”

“然后像风一样烘焙起来。”杰夫答道。

挂断电话，我又回到我的糖霜蜘蛛和它所覆盖的巧克力樱桃蛋糕跟前。如果做得成功，第一口咬下去，它红色的心儿应该就会溢出来。不过，我待会儿再做这个测试，现在，我主要的注意力还在外部。

装饰蛋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尤其是在你的劳动成果要被放到网上，让成千上万人评论的情况下，绝不允许出现一点闪失。在网络高清图片里，一点小瑕疵就会被放大数倍。

细节决定成败。

这是我的个人主页写的“十条金科玉律”之一，处在“量杯是你的挚友”和“不要害怕失败”之间。我做完第一个蛋糕，正着手做第二个蛋糕的时候，电话再次响起。这一次，我的两只手甚至已经找不到一根干净的手指，于是不得不忽略来电。电话一直在厨房工作台上振动着响个不停。过了好久，它才安静下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响起一声信息提示音。

是一条短信。

好奇到底是什么消息，我放下冰袋，把双手擦干净，拿起电话。是库珀打来的。

我们需要谈谈，面对面谈谈。

我的手指停在手机屏幕上。库珀开车花了三小时才来到曼哈顿，之前他早就在计划这趟行程，终于在关键时刻过来了。

我回复短信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他几乎立刻回复短信：“现在，老地方。”

我感觉自己脊梁下面升起一阵忧虑。库珀已经到那里了。

这只能说明一件事——出问题了。

离家前，我草草履行了跟库珀见面通常要走的那些流程：刷牙、抹口红，匆匆拿出一小片阿普唑仑¹，直接拿着瓶装葡萄味苏打水把这个蓝色的小药丸冲服下去。

在电梯里，我才想到自己应该换身衣服。自己身上依然是烘焙甜点时的行头：黑色牛仔裤，上搭杰夫的一件旧开衫，里面是红色打底衫。衣服上有许多面粉和彩色奶油的痕迹。我注意到自己的手背上还沾着一块干了的糖霜，皮肤上隐约可见蓝黑色的污渍，看起来像一块瘀青。我赶紧把它抠掉。

走出大楼，就是 82 街。我右拐往哥伦布广场的方向走去，行人摩肩接踵，看到那么多陌生人，我的身体不由得紧张起来。我停下来，把手伸进手

1. 阿普唑仑，一种抗焦虑药物。

提包，去找里面装着胡椒喷雾剂的罐子。有这么多人自然是安全的，但是也存在不确定性。摸到胡椒喷雾剂罐之后，我才继续往前走，脸上带着一种“别惹我，烦着呢”的表情。

虽然太阳出来了，但空气中还是充满寒意。尤其在十月上旬的纽约，天气总是忽冷忽热、变幻不定。不过，秋天显然已经迅速来临。西奥多·罗斯福公园映入眼帘，里面的树叶已经变得黄绿相间。

透过树叶，依稀能看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后墙，在清晨，那边涌入许多小学生，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如同鸟鸣般回荡在林间。有一个孩子尖叫的时候，其他孩子反倒安静下来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僵立在人行道上，让我紧张的不是那个孩子的尖叫，而是其他孩子的沉默。不过，很快，其他孩子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也平复下来。我继续走着，朝着博物馆以南两个街区的一家咖啡馆走去。

我们的老地方。

库珀已经在靠窗的一张餐桌前等我，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。那张棱角分明、粗犷的脸庞，在安静的时候会显得有些忧郁，现在便是如此。身材高大厚实，一双宽厚的大手，手指上的结婚戒指换成了红宝石戒指。唯一明显的变化是他的头发，一绺一绺顺从地贴着头皮。

每次会面我都会得知更多灰色的消息。

虽然咖啡馆已是人满为患，他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咖啡馆里那些老女人和喝咖啡的雅痞的注意。当然，这跟一个全身制服的警察出现在咖啡厅令顾客紧张不安截然不同。他身上穿着平整的蓝衬衫，还有笔挺的黑色西裤。库珀魁梧的身形和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成块肌肉，让他的身材更显壮硕。我进门的时候，看到他立刻抬起头来。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疲惫。他一定是结束三班倒的工作后，直接开车来这里的。

桌子上已经摆好两个杯子，加了牛奶和双份白糖的伯爵茶是给我的，

他自己的是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。

“昆西。”他点着头说道。

每次都是这样打招呼，点头在庫珀看来就代表握手。除了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晚上，我绝望地抱着他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拥抱过。后来，无论我们见过多少次面，当时的那一幕始终萦绕脑际，像记忆中一个无法抹去的圆环。

“她们死了。”我一边紧紧抱住他，一边抽泣着说道，这些字从我喉咙里一个一个滚出来。

“她们都死了。他还在那里。”

十秒钟后，他救了我的命。

“真是很意外。”我说着坐了下来，声音中有一丝惶恐，我努力掩饰这种惶恐。不知道庫珀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，不过，如果是坏消息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平静地面对它。

“你看起来还不错，”庫珀边说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我。如今，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眼神。“不过你好像瘦了点。”

他的语气中带着焦虑。松林小屋事件发生半年以后，我得了厌食症，最后回到医院，被迫接受输液。我记得自己一醒来，就看见庫珀站在病床前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鼻子上缠着的塑料软管。

“别让我失望，昆西，”他说，“那天晚上你都活过来了，可不能这样死掉啊。”

“哪儿瘦了，”我说道，“我后来才知道，我不用把自己烘焙的每个甜点都吃掉。”

“那个进展得怎么样？你的烘焙事业？”

“很好，真的。上个季度，我的粉丝数达到五千人，而且又得到一家公司的赞助。”

“太棒了，”庫珀说道，“很高兴听到你一切都好。哪天你可得给我烘焙

点好吃的。”

跟点头一样，这是库珀的另一个习惯。他经常这么说，但并不是认真的。

“杰斐逊¹怎么样？”他问道。

“他挺好的。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刚刚把他升为首席大律师，专门负责有挑战性的案子。”

我跟他讲了杰夫接手的一个案子，一名男子被指控因枪支走火而杀死一个吸毒的警探。

库珀已经开始关心杰夫的工作了。没必要让我们本就复杂的事情变得更复杂。

“对他来说挺好的。”他说道。

“他两天前就走了，不得不飞到芝加哥去采集家庭成员的证词，说这样有助于争取陪审团的同情。”

“嗯。”库珀漫不经心地答道，他似乎并没有在听我说话，“我猜他已经向你求婚了吧。”

我摇摇头。我对库珀说，我想杰夫会在今年八月我们去外海岸度假的时候向我求婚，不过，现在还没有动静。这才是我最近消瘦的真实原因。我变成了那种为了想象中的婚纱开始跑步减肥的女孩。

“还得等。”我说道。

“那一天会来的。”

“你呢？”我试探性地问道，“你找到女朋友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皱了皱眉头。“男朋友呢？”

“我这次来是专门为了你的事情，昆西。”库珀说道，他并没有被我的玩笑逗笑。

1. 杰斐逊，即杰夫。

“当然。好的，有什么你就问吧，我都会回答。”

我们的见面就是这样，哪怕一年有一次、两次甚至三次，都不例外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见面就像心理治疗课程，我从来没有机会向库珀提出自己的问题。我只能了解到一些他的基本情况。他今年 41 岁，当警察前曾在海军服役。发现在林中尖叫的我之前，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菜鸟警察。我只知道，在发生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，他依然在那个小城巡逻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开心，对自己的状态是否满意，或者是否感到孤独。我从没在假日里接到过他的电话，甚至连一封圣诞贺卡都没有收到过。九年前，在我父亲的葬礼上，他坐在讲堂最后一排的长椅上，没等我向他道谢，他就早早溜了出去。他最接近真情流露的时候，是在我的生日，他给我发了条短信：“你差点就错过的又一年。好好活着。”

“杰夫会说出来的，”库珀又一次左右了谈话的方向，“我猜，他会选择圣诞节，男人喜欢趁这样的时机求婚。”

他喝了一大口咖啡，我则小口啜饮着我的茶，把眼睛闭上一小会儿，希望黑暗能让我仔细品味伯爵茶的醇香。可是，我感受到的却是比刚进咖啡厅时更浓重的焦虑。

我睁开眼睛，正好看见一名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走进咖啡厅，她领着一个同样穿得很漂亮的小孩。或许她是一个靠帮人带孩子换取住宿的互惠生。

这片街区多数 30 岁以下的女子都是互惠生。在阳光明媚暖和的日子里，人行道上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——对那些刚刚走出大学，揣着闪亮文凭和学生贷款的互惠生女孩来说，这里就是天堂。这个女孩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，是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，面孔光洁，样子清新。金色的长发扎成一个马尾，身材不胖也不瘦，一看就是中西部的丰饶土地和新鲜牛奶养大的一代。

如果没有松林小屋，没有鲜血，没有噩梦中才会出现的变了颜色的裙子，我的生活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。

每次见到库珀，我都会想到这一点。那时他认为我的裙子是红色的，他用步话机通知同事前来支援的时候，小声告诉他们。它出现在警察局的口供记录上（这份记录我看过很多次），也出现在调遣录音上（我想办法听到过一次）。

有人在林子里跑。高加索裔女性，年纪不大。她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，她在尖叫。

在林子里跑的人是我，确切地说，是在飞奔。踩着落叶，对浑身的疼痛全然不觉。虽然我能听到的只有自己心脏咚咚跳动的声音，但我知道自己在尖叫。库珀只有一个细节没有搞对，就是我裙子的颜色。一小时以前，它还是白色的。

上面的红色一部分是我自己的血，剩下的属于其他人，主要是贾内尔，我受伤之前，曾经拥着她。

我永远忘不了，库珀发现自己搞错了之后脸上的表情。微微睁大的双眼，张成长方形的嘴巴，努力不让嘴张得更大，但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，三分震惊，一分怜悯。

这是我能回忆起的为数不多的细节。

我在松林小屋的经历断裂成两个部分。开始的一段，是恐惧夹杂着惶惑，我看到贾内尔跌跌撞撞地走出林子，好像是快不行了。然后，也就是最后，库珀发现穿着被血染成红色的裙子的我。

在这中间发生的事情，我一点都记不起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一小时的时间，仿佛被完全删除了一般。

医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“分离性遗忘”，更通俗的叫法是“记忆抑制效应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所经历的那些恐怖的事情，已经超出了脆弱的内心能够承受的范围。所以我的大脑自动删除了这段记忆，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实施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。

当然，人们并不会因此停止对我的追问，他们都迫切地想知道究竟发